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光大之手矣書中於乾坤二卦卦辭下接彖傳繼以釋彖之文言次大象次爻詞下接小象繼以釋爻之文言又置雜卦於序卦之前序次頗為顛倒昔李過作西谿易說改乾坤二卦經文次第割裂文言分附卦爻胡一桂譏其混亂古今此書實同其病前後脫簡亦不一而足或傳寫者失其原次故錯桊若此歟其於經文訓詁大都皆舉史事以發明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周易衍義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衍義十六卷元胡震撰震自署曰廬山深溪又題將仕佐郎南康路儒學致仕教授書前有自序作於大德乙巳蓋成宗九年也又有其子光大識語稱幾成書而下世後十年始克纂集成編則其書實成於

不免太涉泛濫非說經家謹嚴之體然議論
尚為平正所引諸儒之解亦頗詳賅多可以
備參考視言理而空談元妙言數而曼衍奇
耦爲差善焉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易衍義原序

易大傳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如是則易之為易聖人經世之書也亦聖人憂世之書也自其畫於伏羲辭於文王周公翼於孔子經四聖人手而易始備義文周公之易雖依乎象數而實根乎義理之正孔子之易雖明

乎義理而象數之妙亦在其中矣昔吴之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吴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自火于秦六經之書唯易以卜筮存獨得為全書天之未喪斯文也豈非所以揭萬古人心之日月而開萬古人心之盲晦歟由漢以來以高遠探易者不察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往往求易於天地造化之外以淺近探易者不明乎五行陰陽之道消息盈虚之理往往論

易於讖緯術數之學是皆未明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道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然易之一經實備乎六經之體存象辭則該乎詩之作賦正心術則貫乎書之精一防情偽則著乎禮樂之中和辨吉凶則著乎春秋之褒貶人君用之則君道盡人臣用之則臣道盡聖人用之則道教彰賢人用之則德業新庶人用之則悔尤亡象辭云乎哉爻辭云乎哉雖然易者崇陽

抑陰之書尊乾而卑坤尊君而卑臣尊父而卑子尊夫而卑婦尊中國而賤外夷尊君子而賤小人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非所以存天理正人心扶綱常而垂教於萬世也是則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不然何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愚生賦性愚魯識見庸陋少讀易於國正何先生子舉編修劉先生均堂長饒先生魯之門得於耳提面命之際悟於心領意會之表始知易之為易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人物吉凶消長之

理進退存亡之道脩齊治平之本皆不外乎此易也謹
以平日父師之訓筆而輯之為成書附以程朱張楊先
賢之確語有益於世教者名之曰周易衍義極知僭踰
顧就有道而正焉大德乙巳良月將仕佐郎南康路儒
學致仕教授深溪胡震序
先子生平嗜書貫穿經史暮年尤研心周易述為衍義
幾成書而下世易簀之際呼光大前曰周易一經非特
占筮之書可施而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之道備焉予一

生燈窻精勤在此一經身後汝其為我輯次補闕以成全書如遇當路者有知得以鋟梓行於世或者有補於脩已治人之君子而亦不負父師之訓予其可以瞑目九原矣切勿秘之光大無所肖似而先子棄背殆將十載甫克遂成先志纂集成編謹附書于卷首以俟當世先達肯為品題者

周易衍義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一

元 胡震 撰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聖人名卦不曰天而曰乾者伊川曰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又曰乾健也健而無息謂之乾剛健是天之本體不息是天之運用處說過乾字便包括了天之形體性情都在內

天則物也乾則理也天則器也乾則道也舉其理則統其物舉其道則統其器名卦以乾所以見天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乾道主宰造化施生萬物四德其運用也有元之德為春之發生有亨之德為夏之敷暢有利之德為秋之揫斂有貞之德為冬之閉固在五行為木火金水在卦為震離兌坎在物為生長收藏在人性為仁義禮智以終始言之周子曰元亨者實理之通繼之者善理之方出而付於物者也利

貞者實理之復成之者性理之各得而藏於物者也四德之運用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下又起元循環無窮迭為四序此乾之所以為乾然天道有此四德而造化成君道有此四德而天下治父道有此四德而家政理橫渠曰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乾卦其變則成坤其象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龍為馬為玉為金其占大亨而利於正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釋乾之元也元大也始也天德之元為品彙之權輿貫天德之始終萬物之類衆多矣資始於乾元而發生之機始露天之形廣大矣總攝於乾元而昭昭之多萬古如一此乾之大以元而大也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乾之亨也由元而亨一氣之升而為雲一氣之

降而為雨陰陽之氣亨通而成膏澤故萬殊之物禀

氣而成形質者皆流通融暢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釋乾之利貞也變者自無而有陽之為也化者自

有而無陰之為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謂常

存合謂常和天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之禀賦各

得其正而不失其冲和之理則向之生長者至此而

成物物得其宜而無傷害也物物各保其正而無偏

倚也惟其無不宜而無不正是為天德之利貞伊川曰天之道長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石氏曰物之與人雖有正性正命何以得其利正須保全性命之理合於太和然後性命各得其道乃為利貞童溪曰保合太和謂絪緼之氣所以始萬物者至此而不離散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釋聖人之元亨也以上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

陽氣變化言之謂之六龍聖人居天下之上措天下之安所以達天道於天下國家也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潛見惕躍飛亢六位各以其時成其德聖人能明天道故奮然秉六龍以當天運不失其時所以行天道也所以當天運即用九也用潛龍而盡養晦之道用見龍而盡普施之道用惕龍而盡戒懼之道用躍龍而盡進止之道用飛龍而盡上治之道用亢龍而盡持盈之道此皆循天理之當然而行之耳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釋聖人之利貞也聖人明天道而行諸已有以盡已之性推天道而措天下之安又有以盡人之性尊居人上表儀衆正由脩身而齊家則家人循乎天理而一家安由家而國則國人循乎天理而一國安由國而天下則億萬人循乎天理而天下安然盡已為天道之始而元亨所以成始盡人為君道之終而利貞所以成終此聖人之參配造化固如此伊川曰乾

為萬物之祖君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下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前一節指理之所以然而言也後一節指事之所當

然而言也元者仁也在造化為始物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莫先於此在人心為公愛之理而萬善之理莫大於此是為善之長亨者禮也在造化為長物之理而品物豐美於時為夏在人心為文明之理而儀文粹美皆聚於此是為嘉之會利者義也在造化為遂物之理而無所妨害於時為秋在人心為宜之理而無所乖戾是為義之和貞者智也在造化為成物之理而生理各具於時為冬在人心為知之理而定

見不移是為事之幹統而言之曰四徳是為天命之性是為道之形體以君子而行乎元之徳則自惻隠之心推而合天地萬物為一體仁之大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體法於乾之元而滿腔惻隠則仁道大而足以長人矣行乎亨之徳則自辭遜之心推而為節文儀物之美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上下皆美際會交通禮之合也行乎利之徳則自羞惡之心推而至于耻一物之不利順物

理而行之使各得其所欲義之宜也行乎智之德則自是非之心推而至於無一物之不知有定見有定守異議不足以傾之衆力不足以奪之知之正也豈非事之幹耶以情則著情之正以道則顯道之用君子行四德乃合於乾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前一節合四德爲兩端而言也後一節以一德包四

德而言也元亨者一氣之始乎物也利貞者萬物之各具其性情也元亨者陽動之屬元則必亨舉元而亨之理已具利貞者陰靜之屬利不離正舉利而貞之理已該以四時則春夏屬陽而夏即春之餘秋冬屬陰而冬即秋之餘舉春秋而四時之綱舉矣伊川曰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童溪曰始物者乾元也而亨物者亦乾元也利貞者性情也利得其正是性其情也夫乾始以嘉美之功利天下元之亨也乾以兼

利之功利天下元之利也乾不言所利元之貞也故天有四時曰春夏秋冬而春生之氣無不貫性有四德曰仁義禮智而仁之理無不包情有四端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不通四者之間生氣流行本無間斷美利之本始于乾元美利之功及於天下大而無方不可言其所以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西溪曰見就元始中能以美利利天下則利字已在元字中至于利盡萬物而天道又歸於不

言之中則正字又在元字中矣此又見元亨利貞功用之不分也故賛之曰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大哉賛乾道之大也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利不偏不倚純者不雜于陰柔粹者不雜于邪惡精者至當歸一剛健中正純粹六者之德皆歸於精當乾之體也六爻發揮旁通以盡夫

事物之情乾之義也時乘六龍以當天運乾之用也雲行雨施隂陽溥暢天下和平乾之功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乾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健則見其一日一周天明日又一周天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慾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不息矣楊氏曰運行不窮之謂健進脩不息之謂強天行健健即誠也自強不息

誠之者人之道也伊川曰乾道至大非聖人莫能體

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

初九潛龍勿用

聖人畫卦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初陽爻也龍陽

物也龍以潛言謂陽氣在下而潛藏未可顯其用也

此爻於律為黃鍾於歷為建子之月日月會於星紀

而融熙之象未暢九健動於黃鍾而宣養之功未露

此時而施用是冬行春令而當蟄者出豈所以為造

化之正氣其言潛龍勿用聖人觀象而為之戒也石氏曰勿用非不為時用以時不當出不求用也此爻其變為乾之姤卦其象為潛龍其占則勿用也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又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方動而時未至也六畫之卦內卦為下外卦為上初則居內卦之下造化之間陽在下而急於施下是謂發天地之房一國之間在下而

專於自用是謂發一國之房一家之閒在下而專於

自用是謂越長幼之倫冬華而雷為妖為災人躁而

狂為凶為殃故潛龍勿用以在下言之位之當然也

陽氣在下而潛藏皆不可以施用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是以君

乎弗用也以人事推之一以明守道之實一以明安時之義以在已言之充守道之心而不變於流俗存為已之心而不急於人知有用世之具人不知之而不以為愠有審時之明人或非之而不以為憒行其所可樂違其所可憂養之也浩然處之也泰然確乎其不可拔此龍德之守其在已者然也然聖人非潔身以避世待時而已非有心欲人之不知也不求知而已楊氏曰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故以世從道不

以道從世以實晦名不以實顯名其守不奪其聖不
拔豈躁於用此潛龍之德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蘊於身者為德見於事者為行成德之身固可以兼
善天下德之未見則獨善其身可也實行之著固可
以時行則行行之未成則時止而止可也豈必曰如
長沮之避世楊氏之為我而後為潛哉我未見未著

是以勿用之爾此龍德之順其在時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龍者變化之物田者利養之地九二出潛離隱見於田則其德已著利見九五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天下利見九二之大人以被其澤為天下之利也陸氏曰陽氣見於田則生植利乎民聖人見於世則教化漸於物白雲曰龍潛有必見之理聖學有必行之道舜相堯禹就舜皆利見九五之大人也人臣地道故曰

在田人君天道故曰在天乾德以大為主故曰大人

聖人法乾法其大而已此爻其變為乾之同人其象

陽剛出潛居地上有見龍在田之象其占則利見大

人也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文言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又曰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雖非君位然得君行道已有周普萬物之功如大

舜之事堯而有施澤于民大禹之相舜而有東漸西

被以道覺民而教化廣致君澤民而恵渥周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此龍徳之著見而在下者也又曰時舍也時舍之義亦以其安所止而言之言必止於信行必止于正明徳新民必止於至善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止于孝時有變而我之所止不容變此龍徳之著隨時知止也又曰天下文明方其進而未見則文明之用不見及其見而不潛則文明之用已彰謂之文明在于已者明著之德粹然威儀之盛赫然令聞

之彰蔚然達於化者禮樂彰而法度著百廢興而賢能舉教化行而風俗美如大明當空而愚庶皆見其清明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無君人之心此乾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而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而不在

上有君德無君位當此時既與物接處之當如何庸言必信庸行必謹邪念者人偽之私也則必閑之誠德者天理之公也則必存之此龍德之著於畫已也至于善化之流行而謙德之愈彰盛德之廣大而動化之愈妙此周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乾九二之謂乎西溪曰聖人之學與儒者佔畢之學異正心誠意便是治國平天下底事信謹之始便要善世不伐德博而化蓋君德權輿於此天理人慾

不能兩存閑得一分人慾便存得一分天理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明善之事也寛居仁行誠身之事也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衆善之輕重異用百行之操縱異施古今之時變異宜大而造化陰陽之機反而身心性情之德不可以一端求必博學以會道之義利之分公私之判是非之際善惡

之介在於芒芴疑似之間必審問以精擇之寬以居之則識見靜定而無躁迫之累規模宏遠而無淺近之私仁以行之則克己復禮而行之以公心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而行之以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行之以恕寬以居之猶人之有安宅也仁以行之猶人之有正路也明善以為誠身之地誠身以充明善之功學問寬仁以成其著見之德而為天下之所利見九二其聖矣乎游氏曰乾之道不盡于九二故有學

問坤之道盛于六二故不習无不利石氏曰其實九二聖人之德已成又學聚問辨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者龍者明而神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者危也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

无咎何也於此有道焉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無危九三進德脩業終日力行參乾道而無息至夕猶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于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此正大舜玄德升聞時而九三雖不曰龍而曰乾乾龍乾象也九三之乾乾可謂動以天矣楊氏曰昔者蚩尤后羿莽卓數君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為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覦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此爻其變則為乾之履卦其

象則有惕懼之象其占則知戒懼自无咎也

象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文言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又

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九三終日乾乾豈曰役心於計謀功利之域其所謂

道無非人倫日用常行之道其動也與道偕行其靜

也與道偕止曰反覆道者動息不離乎道也又曰行

事也乃推體以達諸用而言也九三君子仁之實得

於心則推而愛親慈幼仁民愛物皆仁之見於行事

也義之實得於心則推而敬長從兄隨事制宜皆義之見於行事也吾心得禮智之實則推而行事有此禮智之用也事必有理專以行事言之蓋因居業以見進德之用也又曰與時偕行則見天時之自旦而暮自暮而旦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運行不已而君子行道之心亦與之為不已所以見九三之參天運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一節明體用之學也得於心者謂之德成於事者謂之業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將何為哉進德脩業而已内積忠信所以進德擇言立誠所以居業進德者修業之始事知所至而至之如行者之赴家而必至於是故可與幾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居業

者進德之終事知所終而終之如行者之至家而不遷乎是故可與存義義者時措之宜也知至知終所以明德業之實致知擇善之事也至之終之所以充德業之實力行固執之事也明此道而居上則素乎上位何驕之有明此道而居下則素乎下位何憂之有其日夕乾乾惕闕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闕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闕

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文言曰或躍在淵自試也又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闕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

咎

九四之量可而進或升或降本以道而卷舒非悖正而亂常也或行或止本以道而翕張非違衆而為私也徳疑其未進唯欲及時而進徳業疑其未脩唯欲及時而脩業居多懼之地而常疑徳業之有虧則九四之去就隨時豈有私心存乎其間哉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以時位言之九四一爻上不在天不如五之多功也下不在田不如二之多譽也中不在人四居人位之上不如三之多凶也左酬右酢動則多懼四於此一言一行有所疑而知懼則言寡尤行寡悔可以无咎也然四之所以疑非曰疑虎於石而自蔽疑蛇於盃而自貽亦曰兢兢業業而唯恐失道爾四乗三陽而在五之下亦曰重剛京氏曰憂其所當憂而卒於無疑此三四之所以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天德也龍君象也五天位也聖人乘時以登天位利見在下大德之臣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亦利見大德之君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此九五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臣也楊氏曰德而無位仲尼以之虗天下之望位而無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德與位稱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况今日飛而在天乎此

爻其變為乾之大有其象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飛龍之象其占則利見大人也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造者有所作為之謂古之創業者則曰肇造區夏復古則曰再造國家大人有盛德而居天位其造也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以維持斯世顯設治具宣德流化以轉移人心用賢使能偃武脩文以開啟太平其有

造者如此所以為天下之利見也營宫室繕城郭作虚器其造作如此非大人之事也又曰上治也古之天下无龍德者不足以致善治无天位者不足以致善治九五有德有位可以致治故曰上治又曰乃位乎天德天德莫大於剛健中正九五則居中得正純乎剛健凡九五之位乎天位無非天德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天地萬物同聲必相應同氣必相求水必流濕火必就燥雲必從龍風必從虎此天理不約而自符然物之類從一物親一物而已至于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故聖人一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日月星辰之屬皆親乎上而各順其軌本乎地者山川草木之屬皆親乎下而各適其性各從其類以歸乎

聖人此衆人得其一偏而聖人得其大全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之德亦大聖心之健順即天地之德也日月之明亦廣聖心之虛靈即日月之明也四時之先後不爽其序聖心之品節不差即一心之四時也鬼神之禍福無

私聖心之是非不敵即一心之鬼神也先天而天弗違意之所為理不外是如簫韶作而鳳凰儀風化行而麟趾應王道得而陰陽和天不違乎我也後天而奉天時理之所在心不咈是河出圖而八卦畫洛出書而九疇叙四時行而歷象頒我不違乎天也天且弗違人與鬼神圓乎天理之内者誰能違之乎夫子以配合言則合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言之以先後言則專以天言之夫天專言之則道也舉天言則天地

日月四時鬼神皆在其中矣楊氏曰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

上九亢龍有悔

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而無過則不至于悔也此爻其變為乾之夬其象居六陽之終陽剛之極有亢龍之象其占不知進

退則有悔也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天下之理未有盈而能久器盈則欹沼盈則溢月盈則虧日中則昃天地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以盈而能久乎上九居亢位之地有高亢之極是必驕奉而失道滿假而敗德況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豈有盈而

能久乎此亢龍有悔以盈而不能久也又曰窮之災也謙虛者利祿之源驕盈者凶禍之本上九剛亢好盈窮之災也又曰與時偕極時變之極君子有以變而通之則不與之偕極故經綸以亨屯儉德以避難致命以處困皆聖人制變之道上九不能通變故與時偕極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貴曰高闕非君故曰無位陽剛無陰故曰無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無輔如是而動其誰與我高貴鄉公是也童溪曰生殺予奪之權已擅於九五故曰貴而無位謳歌訟獄之心已歸于九五故曰高而無民同心同德之佐已從於九五故曰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上九失道寡助動而有悔宜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極之甚為亢至于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于亢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知者人之神明燭萬理而應萬變者也人唯氣禀之拘物慾之蔽故於進退存亡得喪之别皆有以蔽其良知而昧昧於斯也上九之亢心體不明於天下事知其淺而不知其深於進退存亡皆

失其正故有悔也使聖人而居上九之位則知窮則必變之道處之有其道矣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申言之者所以深賛美聖人之能知亢也郭氏曰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正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閒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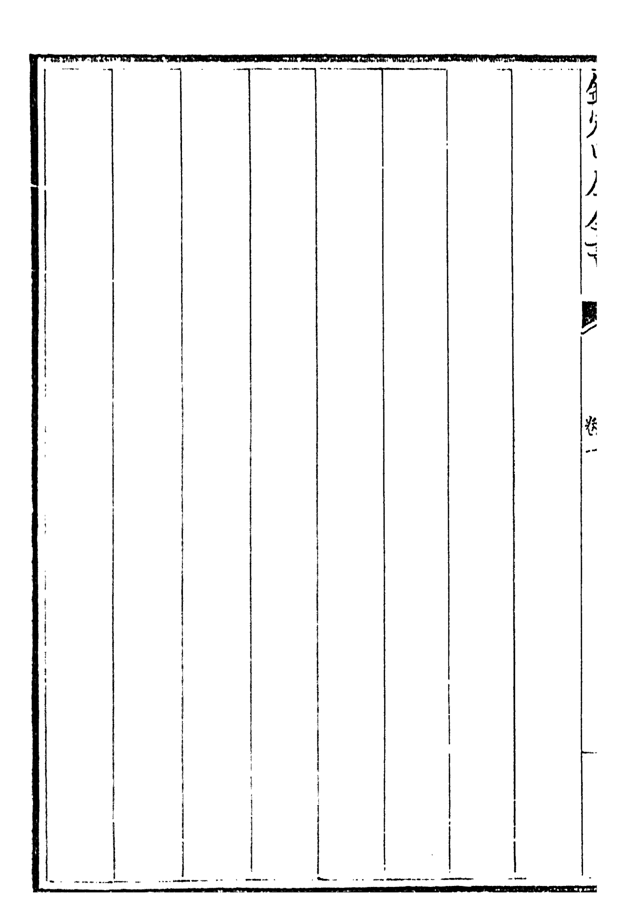
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十四卦陽爻一百九十二爻

皆用九而不用七者老變而少不變乾之用九者處陽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則為中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无首吉觀諸陽之義無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夫子既以乾為首又曰不可為首何也謂之首者以其為萬物之元不可為首者以其剛不可好先過亢

也潘氏曰陽倡陰和天地之正也天德不可為首誰可為首乎貴在剛之能柔也又曰天下治也乾元用九元為四德之首九為陽剛之數以威猛功利貪暴而用其剛則其剛必至於暴天下以乾元而用剛則人繼不能過君道不可撓天下何憂不治



䷁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地道也臣道也母道也聖人名卦不曰地而曰坤者地則器也坤則道也舉坤而見地之道焉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主乎健故四德莫盛於元亨坤主乎順故四德莫盛於利貞乾以剛固而為貞坤以柔

順而為貞乾為馬以其健於行也若乾行而坤止則
无以成化育之功故坤亦取諸馬牝馬柔順而健行
能利正唯君子能體坤而行之若小人則入於邪而
失其正陰從陽者也待陽倡而後和陰而先陽則為
迷錯居後乃得其常陰待陽倡而和則得其所主利
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力也主便如母道主家
一般主於内而致富家之吉也西南陰方從其類為
得朋東北陽方離其類為喪朋安貞吉得其常則安

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坤卦其變則為乾其象則為地為母為牝馬為牛其占利於安貞則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稱大坤稱至至比大義差緩聖人於尊卑之變謹嚴如此陰不得以僭陽臣不得以陵君也大則无疆

至則有極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萬物稟氣於乾受形於地乾以一而化坤以兩而神是物之稟氣而成形之始者皆坤之順承乎天也此坤之元所以配乎乾之元也乾之亨而溥物者所以沛而為雲雨之澤坤之厚而載物者所以承其雲雨之施故能合乎乾之无疆也坤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無所不容弘言無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無所不顯大言無所不被含弘德之器光大德之化坤宅萬物

有含弘光大四德以輯寧泮渙其生也是以品物之流形者咸得以遂其亨此坤之亨所以配乎乾之亨也牝馬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其行地无疆又有以配乎乾之健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之所行之此坤之利貞配乾之利貞也夫子於乾則曰君子行此四德於坤止曰柔順利貞不及於元亨何也舉坤德之盛而言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以利言也陰先陽倡則迷失陰道此坤不可先乾臣不可先君陰後陽

而和則得其常理此坤彖乾臣彖君也西南得朋至應地无疆以貞言也西南陰方從其西南之類得朋也東北陽方從其東北之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石氏曰乾之六位皆陽故曰見羣龍又曰時乘六龍不嫌乎羣類也乾陽君子之道不厭盈君子盈朝乃大治也坤六爻皆陰卦之中並不說羣

陰小人之道也小人進變爲國家之害況乃容朋黨乎聖人嫌黨故曰喪朋終有慶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倡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化光大也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

時贊坤道之順也劉氏曰動而剛此釋元亨也靜而方此釋利貞也後得主而有常此言利也含萬物而化光此言貞也以含萬物言之如果之有實而含發生之仁穀之有實而含苗裔之本坤德之貞實理具足含藏萬物而藴化光之理也楊氏曰臣從君母從乎妻從夫則治且安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彊而魏晉亡皆失先迷後得之義也又曰坤道以順而承乾臣道一於順可乎曰有臣道

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為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以形體見性情也地者地之形體坤者地之性情曰地勢坤以象顯其理也天地之間持重載物其勢力无有厚於坤者君子法之法坤德之大使物物全其生法坤德之通使物物遂其生洞然八荒皆在我

闔如地之容載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霜者陰之始凝堅氷者陰之極也履自其下而言之至要其終而言之也馴之為言順也坤之初六陰之始生也聖人防其將長而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氷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于盛也小象謂馴致其道葢不防之

則習習則因循而至於盛也童溪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乾之初九一陽在下而曰潛龍勿用懼其傷也坤之初六一陰在下而曰履霜堅冰至防其長也懼其傷慶之也防其長忌之也此文變則為坤之復卦其象陰生于下霜冰之象其占在謹微而防患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也厚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至于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然福積於一小善禍積於一小不善明者知其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則天下之惡無由而成乃知霜氷之戒也霜而至於氷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楊氏曰弑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傳

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莽卓之簒漢朱氏之覆唐商臣之大惡隋廣之元凶其初皆起于一念無君之心也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能察之於已在上者能察之於人辯之早而勿使之漸長則國家之禍不作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為陰爻二為陰位以陰居陰得其正以位居二為

得中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循理而行無所容偽隆殺厚薄各得其宜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其直方大三者之德而出於不習之自然焉往无不利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劉氏曰直不期大而自極其大則德足以配天而地道之體光顯矣方不期大而自極其大則功足以配地而地道之用光顯矣程氏曰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此爻變則

為坤之師卦其象柔順中正得坤道之全有直方之

象其占則无不利也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也

自理言之直者理之本體无所偏倚是之謂正方者

事之裁制無所轉移是之謂義此天理之所當然也

君子之學主敬以守正則存之心者主一而無適整

齊而嚴肅念慮之發於內者必有以直之主義而度
宜則舉措之有定則親疏之有定情輕重之有定分
隨時制宜各得其所事物之應於外者有以方之敬
以直內與義俱立義以方外與敬俱立此善既立衆
善從之豈一節一行之孤立哉及其至也不思不勉
不期直內而無往不直不期方外而無往不方動容
周旋行之不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有以配天道
之純矣程氏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

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了且如為孝須是知溫凊定省之理如何然後能進孝道正者有靜意敬者有活意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以陰居陽不得其正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自守其正或非也設或從王事則不敢當其成唯奉職以終其事有善則歸之於君乃

人臣之道也六三之含晦章美非曰苟且偷安而吝於攄忠也非曰緘默苟容而謹于固位也嘉謀嘉猷則曰唯我后之德大政大事則曰唯我后之命貞固以守待時而發禮樂刑政不敢先王命而擅行是不敢成其始也及其奉王從事則邦國萬民自我而經紀之期必有終又何咎焉小象釋含章可貞而曰以時發也義所當為以時而發亦人臣攄忠之道也含而不為非盡忠也釋或從王事而曰知光大也唯其

知之光大所以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也此爻具變為坤之謙卦其象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居下體之上有含章可貞无成有終之象其占則始无成而後有終也

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藴者矜也藴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敢居其成功者驕也聖人

於六三葢三致意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為臣矣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不驕不吝得六三之義地道代天而成功則主于天也妻道亦然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重陰不中居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間隔之時也當此之時周密樞機緼藏智謀如括結囊口而不露乃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然雖無舉動之憂虞亦无赫赫之聲名雖无言行之悔尤亦无

昭昭之令聞小象謂慎不害也括囊即慎也无咎即不害也天下徒知毀之為害六四乃知譽之為害不其謹之至歟楊氏曰六五以臣居君位則僭也六四不幸而近之唯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此龔勝所以不任於王莽之朝而蔡邕所以失節於董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天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于六四其防患深矣此爻其變為坤之豫卦其象

重陰不中四五皆因有括囊之象其占當謹密以遠害也

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

四之上下皆陰既無天地陰陽交通之象切近五位又无君臣相得之義故為隔絶之象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則賢人隱遯四於隔絶之時括囊晦藏雖无令譽可得无咎盖言當謹自守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也裳下服元大而善也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夫中者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也以其體則無偏無倚是為天命之性以其用則無過不及是為率性之道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色為黄中為仁義禮智之樞紐天下之事合乎此則吉悖乎此則凶六居五位得其中矣陰而居中以之盡君道則

能守中居上而得元吉以之盡臣道則能守中居下而得元吉小象釋之曰文在中者剛柔雜為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楊氏曰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乎乾元五之一君故坤六五聖人設黄裳之戒使之守中居下安人臣之分則大吉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此爻其變則為坤之比卦其象中位順體有黄裳之象其占守其分則元吉也

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黄中通理中德之明于一心也正位居體中德之安於一身也六五以黄中之才而達乎大中之理正人臣之位而得人臣之體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推其效則中德之美出於中心暢于四支見面盎背而有以極一身之美中德之美發于事業則致遠用大而有以極天下之美至如此則元吉之發豈不在是乎楊

氏曰通理者通于天地君臣上下之定理而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僭也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蘊乎中暢於外達於四支而美其身必無驕主之色發于事業而美其正必無專權之舉所以為美之至伊尹周公共伯和以之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從陽者也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止則必戰既戰則兩必皆傷陽傷則玄陰傷則黄也楊氏

曰陰盛傷陽臣盛傷君趙高簒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簒漢漢微而莽亦敗為臣者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葢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龍戰者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貞龍也此爻其變為坤之剝卦其象六陰之極於陽均敵有龍戰于野之象其占亢極好勝則兩敗俱傷也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

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疑者均敵而無大小之差既均敵則必戰一家之内妻與夫均敵於是有反目之事如齊姜之與魯桓韋后之與中宗是也一國之内臣與君均敵於是有簒奪之禍如莽卓之於漢安史之於唐也天下之内中華與外夷均敵則有亂華之爭如犬戎之侵周劉石之亂晉也聖人别其理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故稱龍

以明其與陽戰也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暴其有僭龍之罪也龍之類有血故稱血以明其傷也天道不可一日無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兮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道也易於㜀疑之地聖人每致意焉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八為少陰六為老陰陰爻一百九十二不用八而用六者老變而少不變也故凡陰爻皆取用六夫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

能大於終乃永貞也陰道柔而難常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又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貞斯可以為大臣而令終矣小象釋之曰以大終也陽大陰小大即陽剛之義也天下之理剛之不可无柔猶柔之不可無剛也以柔文剛則亨以剛文柔則利有攸往用六之利於常貞以其有陽剛之大德以終之也不然用柔而一於柔則流於巽懦委靡豈能永貞乎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物初萌未舒曰屯氣始交未暢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聖人序屯於乾坤之後正以屯為物之始生屯為人道之始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屯為人道之始亦有得於乾坤之四德也元亨利貞四德所以濟屯之時

與濟屯之事濟屯之道雖存乎四徳又當謹動作廣
輔助其曰勿用有攸往非苟且偷安因循畏事而止
於險也思難圖全審道徳之當為而後為之也其曰
利建侯者非合黨濟私爵土市恩以居於險也建侯
樹蕃資經濟之材以大亨屯之徳也屯有大亨之道
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彖曰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以卦體言致屯之由乾交於坤一
索得震剛柔始交也再索成坎坎險也剛柔始交而

難生未能通暢則艱也動乎險中大亨貞此釋元亨利貞也屯難之世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正言亨而後正也雷雨之動滿盈造化之氣動以正雷升雨降則萬物盈滿乎天地之間豈有不大亨乎君臣之動以正則屯難解而王澤下流矣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此總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而兼釋之謂屯之始亨天運造始雜亂冥晦之際宜慎動而不可妄作宜

求輔而不可暇逸天之出物草昧而已其終之者六
爻也夫何為哉君之致治造端而已其終之者諸侯
也夫何往哉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君
雖付於諸侯尤當憂勤兢畏不忘險難故宜建侯而
不寧聖人之深戒也此卦其變為火風鼎其象坎為
雲為勞卦震為雷坤為冥昧其占有元亨利貞之德
不宜妄動求賢自輔乃可濟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者治而分之綸者比而合之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措之天下則為事業總之吾心則為經綸屯者結而未解者也君子觀此象當此時進經綸之才以濟屯元亨利貞以四德而經綸也勿用有攸往反覆審念固所以經綸也衆建諸侯求助亦所以經綸也屯何患不亨也楊氏曰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君子當之豈可晏然自處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陽爻在下乃陽剛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然初九雖居盤桓之中利以守正為宜則在上者建之為諸侯也固宜封建之法治天下之良法也以正人而居侯國則惟忠惟孝克儉克勤弘敷五典式和萬民一德以尊天子无非正也昔東周盛時微子之尹東夏以其有恪慎肅恭之

正德蔡仲之侯東土以其有率德之正志君臣之分正畢公之保釐列于侯服者皆正人著于侯邦者皆正道此建侯之所以利也及周之衰趙韓之分晉王室不誅其失正而反侯之田和之簒齊王室不誅其失正而反侯之國家之勢日微生民之難日深此建侯之所以不利也嗚呼使後之君天下者得初九之居正而封建之生民之難其將免乎小象釋居貞則曰志行正居而不正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初九

之居貞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釋利建侯則曰以貴下賤大得民初九成卦之主以一剛之貴下於隂柔之賤民心所以歸之也民心歸之者亦以其正志之孚於人心爾諸説有曰居貞則靜不違勢建侯則動不違時皆以居貞建侯為初九自為之事不知居貞之利在初九正而宜建為侯者在初九而所以建之者則當時濟屯之君也若以初九遠君無位而有志者皆可利建侯之助而不居其職即益予

所謂不告于王而私與之爵禄者其可乎齊桓不請命于天王而擅專封之權此其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夫子以貴下賤釋初九正謂初九之可侯爾非以初為復自建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乗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乗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與九五大君為正應然近於初九之剛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不能奮然上

進故屯難邅迴不進乘馬欲行又復下馬班布與馬
異處矣然初九非爲寇也乃求六二爲婚媾爾六二
居中守正不苟合於初如女子之正而不字至十年
之久屯極必通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字育矣君子
守道不回亦猶是也程氏謂六二設匪逼於初九之
寇難則往求於九五之婚媾亦一說也葢男女者人
倫之始三綱五常之本也夫婦之德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開萬世之基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關雎始以明守禮之固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關雎終以明成禮之美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谷風始以譏失正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谷風終以明見棄也女子當屯難之世唯憂其志行之不正不憂其婚姻之不時也昔太公避紂居於北海此不字之時也及遇文王為周輔佐其十年乃字乎四皓避秦居於商山此不字之時也一從惠帝作漢羽翼其十年乃字乎小象謂六二之難乘剛以二乘初九之剛也以十年

乃守為反常者以上有正應久難必通終有以絶其妄求而反其常道之正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陰居剛不中不正存震動之極性決躁妄動者也五應二而不應三上無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引道惟有陥入于林莽之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若貪進而往則徒自取窮吝而

已天下有不可輕動之時則君子有不可輕動之心葢功无幸成業无孤立我欲濟世安民矣上無濟世安民之援則不若待其時也我欲興利除害矣上无興利除害之援則不若藏其用也微子未嘗无興商之道上無應與是以為去商之行益子未嘗无王齊之心上無應與是以有去齊之志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無憂世之心也以无應則无功也小象以從禽釋即鹿无虞謂即鹿无虞

人適以從禽獸而已以往吝釋君子舍之者謂其往則可吝而困窮不若見幾而舍去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惟君子能之小人反是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柔順居正處近君之位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初九陽剛之賢與已相應正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賢往而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無不利葢有處險之憂者當合

濟險之助有濟險之助者斯成出險之功六四之時何如時哉以位則居近君之位以時則居濟屯之任以所處則入于坎窞之初天步多艱世塗險阻此其時也格天事業不能上達濟世學術不能上行此秉馬班如也然必求知者以效其謀而相與思濟求勇者以效其力而使之奮衛求仁者以宣其澤而使之兼撫庶幾豪傑合心同列贊謀何患於玷輔相之業世之居大臣之位恃一己之私見忽天下之公

謀至于妬賢嫉能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觀屯之六四可以自警矣古者傳説之旁招俊乂蕭何之拔擢韓信諸葛亮之薦費攸其皆此道歟小象釋求而往曰明者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用往大臣可謂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君當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沛然而有餘也然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者以有君无臣也六四近君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

六二大臣則又弱唯初九一陽剛之賢則又遠而在下九五將欲有為誰與有為人君旣膏澤不下於民則是威權不在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故小貞則吉大貞則凶小貞謂漸次正之也且人君宅九五之尊居兆民之上所以代天子民也天地萬物孰非吾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夫不被其澤則不足以盡君道九五之屯其膏豈非政柄下移權臣專國恩私黨與而君之澤不下流歟豈非侯藩强大擅命虐民

而君之澤不通於中國歟豈非寇雠割據境土蹙隘君之澤不通於四海歟夫旣權綱去已姦雄得勢非一朝一夕之所能驟收驟去也姑惟正身脩德以立道德之威求賢用能以壯心腹之衛明綱常脩政刑以分强姦之黨陰消潛格正之以漸則可以福天下也故小貞吉若不量力不審勢不待時激烈奮厲正之以驟則適以禍天下也故大貞凶季氏秉政四世矣魯昭公欲大正之反以致野井之辱司馬昭弄權

幾年矣高貴鄉公欲大正之反以速南闕之禍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得小貞吉之義也然雖可小貞不可大貞唯屯時為然若以小貞為可安而无志於大貞則是後世偷安之政而天下之屯無時而可亨矣小象以施未光釋之者謂德施猶未光大所以為人君之屯也然以未光推之則此時未光亦必有時而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六難之極也然非剛明之才何以亨屯難之極今上六以陰柔之質居坎險之極又无應援无才无助居則不安動無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顛沛如此其能久乎剛明者濟險之才應與者濟險之助无才无助不能出屯宜也其唐之僖昭歟小象以何可長也釋之窮厄甚矣

周易衍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周易衍義卷二

元　胡震　撰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有愚蒙有童蒙愚蒙者下民無知昏昧而未可遽化

者也童蒙者童稚之初始生而蒙其本心虛靈知覺渾然而具足特純一而未發爾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故蒙有開達之理得先覺者開發之蒙斯亨矣六五為蒙之主九二發蒙者也童蒙指五也我二自謂也五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二當剛中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

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又利以貞正
二雖剛中然居隂故宜有戒夫顓蒙有必通之理而
發蒙者至正之道乾陽坤隂塞乎兩間此天地之氣
也人物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
之身乾健坤順帥乎二氣此天地之理也人物始生
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五常之性故得二五之
精以為行者未有不得無極之真以為心者也彼物
得形氣之偏固不能通乎性命之全體人得形氣之

正者實能通乎性命之全而靈于物彼物不通乎性命之全其知覺運動固蠢然矣人能通乎性命之全其仁義禮智固粹然也所謂童稚始生而蒙特其天機之未發爾特其形氣之蔽爾所謂天命之性秉彝好德之良心固渾然而無虧也其蒙豈不可亨乎此顓蒙有必通之理但所以發蒙者則當有志正之道昔者成王之幼冲不曰予冲人未及知則曰予小子未有知此亦童稚之蒙也周公召公太公或為之保

以保其身為之傅以傅之德為之師以導之教訓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選天下有道術以衛翼之雖發蒙之道不一然皆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卒之繼文武之大統為持盈守成之主豈非發蒙以正之功歟象曰山下有險謂艮山之下有坎之險深昧不明蒙之地也曰險而止者處險而止未知所出蒙之意也此合卦象與卦德而釋蒙也以時中釋蒙亨者蒙而亨善端之發也性情之發无有不善就其發處

推之无非天理也言就亨行之无非時中之道也此時正如時雨之時也以志應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二剛明五柔暗暗者有資於明而其心志相應也以剛中釋初筮告者九二有剛中之徳足以發其蒙也以瀆蒙釋瀆則不告者謂問者既瀆而告之則告者亦所以為瀆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也其曰蒙以養正聖功者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童蒙而養之以正道乃作聖之功此所以釋利貞也

楊氏曰凡暗皆陰凡明皆陽暗必資明猶陰必資陽

故蒙之六爻剛中而後能亨之剛過而後能擊之比

陽而後能發之應陽而後吉遠陽則為吝不能上應

於陽則行不順而无攸利焉此卦其變為蒙之草卦

其象則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艮乎震草以手持

草筮之象其占則亨而利於正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坎水從山下而出者泉也山下出泉未有所之蒙之

象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果行如泉之必達育德如山之有養其次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窮所以由蒙以入於聖也白雲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已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蒙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正儀表以刑斯人則羣蒙有所見而開發矣

用是以往是之謂利若騰口說以瀆告施桎梏以强服則羣蒙厭聽苟免未必有所啟發也用是以往是之謂吝夫道德儀刑乃啟蒙之要道辭令行威非啟蒙之先務所謂利用刑人刑之為言發也正一家之法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一家之蒙有所見而可以啟正一國之法則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一國之蒙有所見而可以啟正天下之法則德教加于百姓廣愛刑于四海天下之蒙有所見而啟若夫不以正踐履

端儀式任德教為本徒用口說以往則頰舌之煩人
誰感之詔令之詳人誰聽之徒用桎梏以往則齊之
以刑而蒙者无恥心警之以威而蒙者有遯心雖使
茍免于刑罰僅足以禁其頑而已何以發其蒙乎用
二道發蒙何往而不吝雖然以言示人以刑制人亦
古人所不免但發蒙不以正法而以言語刑罰為先
是廢本而逐末是以為吝小象云以正法者謂正其
儀表法式以刑斯蒙人也其于用說桎梏以往不復

釋辭者亦曰正法之外無復他道爾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程氏曰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所以説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若專用刑以為治而不知教則治化不可得而成故以往則為吝此古人立法制刑乃所以為教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發蒙之任者也羣蒙資之以為明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必廣其包含哀其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諸爻皆隂故云婦婦者順而從我者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夫人臣之善无非人君之善人臣之能包蒙即君父包蒙之吉也人臣之能納蒙即君父納蒙之吉也一家之内有妻妾焉有

子弟焉氣質之不齊豈能皆明哲而當其親之心哉為人子者率之以孝弟導之以友恭其蒙闇而無識者則從容而開發之蒙昧而克順者則嘉與而訓教之使一家之内蒙者皆明而不玷親庭義方之訓此子之所以事其父也天下之大有下愚焉有不肖焉其氣質之不齊豈能無昏迷以累吾君文明之化為之臣者奉君而施教承流而宣化羣蒙之未從則以不忿不疾而轉移之羣蒙之既從而康而色而翕受

之若遠若近去昏入明而即成吾君治蒙之政此臣之所以事君也九二治蒙之專豈非成六五治蒙之道歟嗟夫此道之不明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有之既入其莖又從而招之者有之胡不觀九二包納之道歟五品不遜斯民之蒙也而契之敷教則曰以寛洛寒洛暑斯民之蒙也君牙之敷典則曰式和曰寛曰和皆所以顯君父包納之量六五之童蒙有求于二而二匪求于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

子之事父陳善閉邪而致君以堯格君以天如伊尹

周公亦臣子分内事耳非功也小象以剛柔接釋子

克家者剛柔之情相接故能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

之功楊氏曰二雖剛而在下五雖柔而在上君蒙而

臣發之父蒙而子發之刑法所不施行唯包納乃克

濟耳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六三以隂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逺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三捨其正應而從二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見人之多金説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也宜乎无所往而利是以君子勿取也夫臣之柔邪明主不接友之柔邪聖賢不接女之柔邪君子不接今夫君臣之交所以取人必正者誠以尊上帝而綏四方不可與柔邪共事也彼蒙而柔邪者知貪禄位而已爾

知淫富貴而已爾意如失臣道而魯定公接之竟以貽魯君之辱馮道失臣節而五代用之適以貽八姓之羞為國家而接此柔邪蒙闇之流何所利乎朋友之交所以取友必端誠以明道德學忠孝不可與柔邪同門也彼蒙而柔邪者能便佞而已爾孺悲失禮孔子辭之而不見王驩貪寵孟子踈之而不與取友而交此柔邪之流于吾道何利乎夫婦之交所以擇正而受者誠以奉宗廟正人倫不可與柔邪共理也

魯桓公取失身之女而終罹拉幹之禍衛宣公取失身之女而終成顛覆之辱况于見多金之夫不有躬可以從之者乎求内助而納此柔邪之婦于綱常何利焉聖人于六三其示人交際之道亦嚴矣小象以行不順也釋之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于理不可取陳相下喬而入幽公孫曲學以阿世亦蒙六三歟雖然聖人于二示包蒙納婦之義于三示勿用取女何其寛嚴之不同也二之所以包納者以其知識未

明聰明未發蓋下愚之可矜者也三之所以拒之者以其淫巧而喪節貪婪而喻利蓋下愚之不移者也昧其所適至於喪軀失德蒙不足以盡其意故此爻獨不言蒙乃見聖人不嫌於蒙而嫌於女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六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為可羞吝也夫四之蒙如日本明而蒙之以雲翳如鏡本

明而蒙之以塵埃倘得陽剛之訓廸明師之啟沃則去其蔽解其惑開其良能覺其正性奚至困於愚邪昔曾參亦魯矣親夫子以發其魯則終傳聖道奚至困於魯樂正子無知識矣親孟子以開其知識則好善優於天下奚至困於無知嗚呼世道之降楊氏蒙於為我墨氏蒙於兼愛申商蒙於慘刻老莊蒙於虛無貪夫蒙於功利俗儒蒙於記問其困蒙而吝者不知其幾人向使親有德師有道咨明哲於當時友聖賢

於異世則本心之天豈至於終蒙邪小象以獨遠實釋之者陽為實陰為虛六四所乘者五之柔所承者三之柔皆非剛明之實實既相遠則離羣而索居孤陋而寡聞猶面牆而立其性分无從而明矣吁可鑒也楊氏曰窒於通之謂困畜於從之謂吝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下矣然則聖人真絕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瞰亡取

瑟是亦不屑之教誨使二子而改則困知與學知生知一也如各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以柔順居君位以人君秉巽中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下學於九二剛中之賢則緝熙光明克其德性之良知其蒙去矣所以為童蒙之吉也昔者太甲之不明於德此童蒙也及其敬從伊尹之訓以圖厥終則有去蒙之吉成王幼冲而未有知此童蒙也及

順周公之教而熙於光明則有去蒙之吉小象以順以巽釋六五之吉者正以順巽乎剛明之賢尊師重道之功其著矣雖然六五之自治其蒙豈特足以成己而已以之正家足以治一家之蒙以之正國足以治一國之蒙以之正天下足以治天下之蒙此又吉善之功用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居蒙之終當愚蒙已極之際蒙而為寇不可容

也上九以剛明之徳擊其蒙而禦之以彼之為冦者无所利而我之禦冦者無不利矣天下之蒙不同君子之治蒙亦不同童穉之蒙純一而未發者也君子則發之知蒙之長而可亨也下民之蒙愚賤而寡聞者也君子則包之知蒙之教而可亨也至於柔邪之蒙已極而無義已老而無恥為滛僻之女為便佞之士然其蒙能害其心而無能害人能自賊其行而无能賊天下君子亦不過踈遠擯棄之而已至於冦賊之蒙

或蒙於凶暴而行亂於王室或蒙於凶惡而肆毒於下民或蒙於夷俗而奪攘於邊境狎侮五常怠棄三正昏迷不恭反道敗德其蒙如此可謂極矣其罪不容於不擊也今也上九有至剛之德剛明足以照其姦宄之蒙於是明五刑以擊之照其不孝不弟之蒙於是明八刑以擊之照其賊道朋誣之蒙於是明八成之法以擊之是故元惡失勢醜類伏誅而彼為寇者無所利矣威德昭明遠近懷畏而我之禦寇無不

利矣昔者苗民為猾夏之寇帝舜擊之而加遠竄之刑三監為叛周之寇周公擊之而成東征之功玁狁為侵鎬之寇宣王擊之而著平夷之效事之得者不在苗三監玁狁而在舜周公與宣王矣擊蒙之功豈非聖明剛徳之著見歟雖然聖人非不仁於至蒙之人也雷霆之威所以為發生之基雪霜之慘所以為温厚之本擊蒙之剛所以去一夫之昏暗而開萬世之文明其仁天下後世固有在也小象以上下順也

釋之謂以剛德禦寇上下皆順天理而无悖也程氏曰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剛暴乃爲寇也楊氏曰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蒙而不化至於爲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捍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坎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九五居尊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其德光明而亨通得貞

正而吉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大川之險亦克濟而無難故利涉大川自古之需時者不憂無出險之道需之有孚亦曰真實無妄之誠而已唯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穿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濟使仁之實克於中則自惻隱充之舉天地萬物盡囿於渾涵化育之内可以懷離散可以柔强禦光亨貞吉何險之不可濟使義之實克於中則自羞惡發之至於千條萬端皆囿於裁制調理之内

可以制暴亂可以明便宜光亨貞吉何險之不可濟以言禮之實則足以扶植三綱秩序五典以言智之實則足以周知萬物明照四海光亨貞吉何有乎不濟之虞忠信誠慤不懼風波之惡四維誠張不興亡揖之嗟豈曰猶豫不決偷安苟且之為需也雖然既乾以剛健中正至誠无息而成生物之功聖人所以為需亦天而已耳故夫子釋需曰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乾唯剛故靜不可撓乾唯健故動

不可禦靜則能忍以需險之衰動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時行時止動與時偕天行也我何陷何窮之有世無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九五以剛實居中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有德有位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天位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京民曰始於知險而待時中於

出險而得位終於濟險而有功需之義畢矣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九五是也此卦其變為火地晉卦其象雲上於天未成雨需待之象以剛遇險坎水居外涉川之象陽為實有孚之象其占能遠險而守常則利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隂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

上於天蓄膏澤而未降須也君子蓄其才德未施於用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俟命一有所往則濟險之功實固有在矣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故蒙後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白雲曰屯蒙之世天下所需在君君所需在賢飲食宴樂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膏澤及於下民天下之需也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是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

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人所居為邑而邑外曰郊郊自邑而于郊則離所居而有行矣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九能需待於曠遠之郊不以犯難越常為行而以安常守分為用則无咎也葢待時者莫貴於遠險遠險者莫貴於守常需之為義不難於遠險而難於守常昔者夫子之韞玉待價未嘗无所需也當時有疑其奚不為政者有疑其懷寶迷邦者疑若浚恒而不通變聖人則謂當

此之時无濟物之君无濟物之勢與其變動入於危邦居於亂國不若從容杏壇優游槐市之為安也初九之需于郊以其不犯險之道用之以不失恆之心需道之至善也初非曰安於小懷宴安之鴆可以為恆也小象曰未失常也以遠險為常亦必有濟險之道則可或從王事則又當以說以說以犯難為恆可也世之人假需之說以自文見義不為撫機不發則需又事之賊也楊氏曰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於郊

而馮河犯難者也無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京口曰當需之時位卑而時未可進患難未切而越常以輕試是孟子所謂鄉鄰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坎為水水近則有沙沙雖近水亦平易之地也九二以陽剛之才居柔守中寬裕自處自險漸近雖未至

於患害已小有言語之傷然終得其吉以二善處也夫疾行者傷顛從容者少患德量之廣怨謗之消也胥坎之狹災害之集也九二需于沙雖不若于郊之安亦不至于泥之廹量洪而心廣色怡而氣和无僥倖行險之志有優游不廹之用是以强暴縱有微忿我以無忿處之則强暴者化姦宄縱有微爭我以不爭代之則姦宄者消與天地同其量江海同其度小有言語之傷其何傷於天地江海乎使在我淺中狹

量而執德不弘識見鄙猥而知識不明則利害之來眇若毫毛亦將急遽而不能處此寬大之德所以為處患難之道也小象以衍在中也釋需于沙其闡剛中之量以明濟險之本歟謂小有言而吉終者皆本於此歟昔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是言小有言之傷也聖門犯而不校道之興廢安之以命而吾道終無少貶其寛而終吉歟胡氏曰居逺近之間剛得其中以君子守其中正而不與小人苟合雖興譖謗之言

終不能害於已以九二有寛衍之德而居中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泥逼於水也九三剛健之極有進動之象坎險在外進而逼之寧不陷于泥乎三之致寇至由已進而逼之然需之時需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使九三正而明能抑其剛健持之以敬慎而不輕動誰能敗哉夫一念之敬忽一身之安危係焉惕然而知戒則

憂患消憒然而息忽則險難熾令需之九三曠遠平
易不如初之需于郊未臨深淵不如二之需于沙需
而于泥譬諸人事其猶姦宄之欲相謀者已廹乎其
身盜賊之欲相殘者已廹乎其外敵國外患之來攻
擊者已臨乎四境君子以一身之微當事變之衝欲
去憂危而趨安樂柔雝敵而歸臣僕豈有他道哉亦
曰敬慎而已耳夫子以災在外發之而必以敬慎不敗
為辭其示人以處災難之道明矣昔夫子遭宋桓之

禍徵服而過之遭萊夷之侮明禮義以却之皆敬慎不敗之道也曾子遇越寇而去之敬慎以全身也子思遇齊寇而守之敬慎以盡職也聖人處險之道其盡矣乎楊氏曰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覇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於邲楚敬慎而晉否臧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重陰不中居多懼之地又居坎險之體是入於險而有所傷也故云需于血然柔順得正順以聽時終於出險而有所濟故云出自穴夫至順之道雖入于險終可出險也瞽瞍日有殺舜之志此舜需于血時也而終於出險亦曰克諧而豫之爾狄人日有侵邠之謀此太王需于血時也而終於出險亦曰去邠以避之爾昔者齊景公之出涕而女于吴順以處險

也故險難可免息侯之興兵伐鄭不以順而處險也故險難愈深小象釋之以順以聽也一辭其示人以素患難之道歟然四之所謂順本溫厚以為順非巽懦以為順本謙下以為順非屈辱以為順如曰順以濟險而為床下之巽為袴下之辱為巧言令色之恭是亦小人而已耳豈聖人之教哉楊氏曰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為君子者

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傕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而起禍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之時陽彙而進隂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險者平難者鮮天下治平矣此時何為哉涵養休息飲食以養其體守正以養其心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為履平

之道此需道之吉也爻辭貞吉者舉正而中道具也

小象以中正釋之舉其全理而言也潘氏曰居天位之正中飲食宴樂以待同德之至其成涉川之功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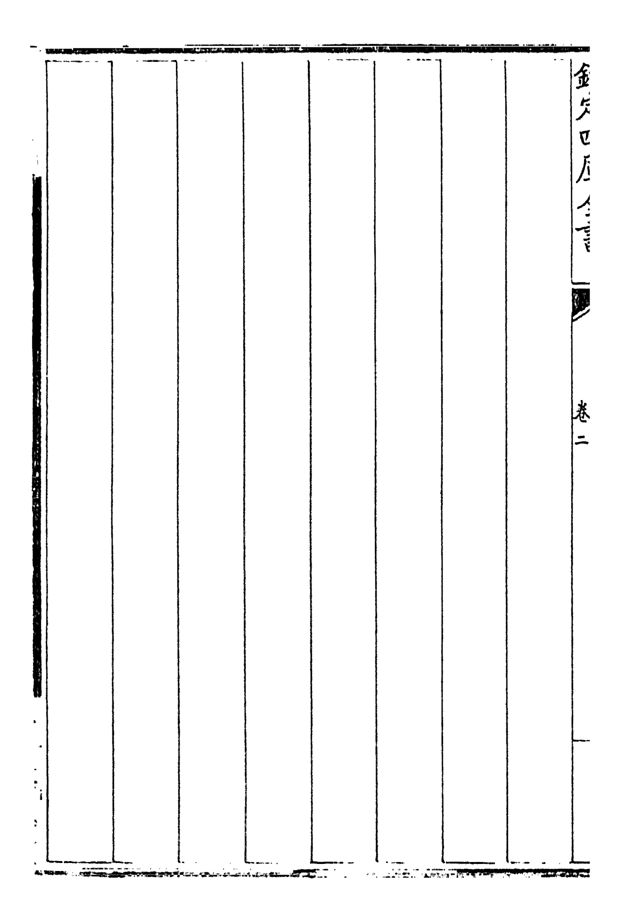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以險在前上六居需之極處坎險之終是入于穴身離侵侮之難也下應九三之剛而九三下與二剛

需極並進如三人不速之客而來悍然侵侮然上六以柔順而不拂羣剛之來恭敬以待之則我无競爭之志彼无侵陵之念終獲其吉也夫惟天下之至柔足以遇天下之至剛以剛敵剛剛不足用也人雖剛暴而恭遜之心本未嘗亡此之恭敬犯而不校則彼之剛暴釋然以消人雖强悍而謙遜之性本未嘗泯此之恭敬悅懌以接則彼之强悍恬然以化廉頗欲辱相如其天理蔽錮深矣而相如待之以退遜之恭

則歡然請謝程普之陵侮周瑜其天性迷惑甚矣而周瑜容之以折節之敬則肅然起敬此皆和順之感人如此其深也鄭伯肉袒以事楚尚能下人而存鄭勾踐行成而事吳猶以卑辭而興越鄭越不足道也以君子持敬之心而施之於待人之際其誰曰不可小象以雖不當位未大失也釋此爻者謂柔順宜在下而居上不當其位然敬順待下剛不見陵終得其吉无失也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其上六之謂朱

氏曰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九不當位而不應君子固有至於是邦而无上下之交者豈可以不速之客而不敬乎有所失人則失需之義卦四陽君子二陰小人於六四戒之以順聽於上六戒之以敬客君子得位則小人必得其所故為小人謀者如此



䷅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道必有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訟者與人爭訟而待決于人雖有實理當時亦窒塞而未通理既未通吉凶未可必故當惕畏訟以得中為

吉終凶其事則凶也大人者剛明中正之人能決所訟故利見之訟非和平之事先當擇所安而處不可自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夫訟非人事之得已也反之于己宜直而不宜曲質之于人宜明而不宜暗天覆地載汚垢兼包奚以爭為父天母地性命一源奚以爭為訟者人事之大不義也自夫氣禀不齊私立町畦善惡雜處是非角立此訟之不能無也然訟之所生其有不同天之仇而愛親之誠窒而未通歟

其有不反兵之仇而友恭之誠窒而未通歟存于己者必懷惕懼之念必存大中之道乃得其吉也不是之思而矯誣浮辭輕忽躁妄以終極其訟凶之甚也人之有訟質成于上之人必其明哲足以辨是非察誠偽斯利見之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名伯此皆利見大人也若伯州犂之輕重其手張湯之輕重其心是非不明邪正不別何利見焉嗟夫兵非聖人之所欲自世有暴亂然後

不免有兵刑非聖人之得已也自世有姦邪然後不免于用刑訟非聖人之所貴自世有逆順之不明然後不免于有訟然辨訟之曲直聽訟之明暗亦在我審其取舍而已斯道之正豈可以爭訟而離之乎夫子之繹訟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常解于相乎而合于不相下險者狡而工于爭健者強而利于爭以卦德言乾剛居上以制其下坎險居下以伺其上以坎之險遇乾之剛訟之所由興又健而不險不生訟

險而不健不能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以剛來得中釋有孚窒惕中吉者以卦變言也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二皆自臨遯而來遯之二陰上往居三遯之三陽下來居二剛來得中也中居險中故有孚窒惕而得中焉此訟之吉也以不可成釋終凶者以卦體言也上九過剛居訟之極為終其訟之意以尚中正釋利見大人者九五剛健中正為聽訟之主訟者宜質厥成也以入于淵釋不利涉大川者以卦象言也以

乾剛乘坎險險在下故有涉川之象凡訟者宜先晏處其身思出險之道不可自陷入深淵俗諺所謂必須存一條走路是也楊氏曰誠心無詐者必不訟窒隙而無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潘氏曰不見大人而反涉川是與陰險小人謀之險愈深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體居上水行于下天道左旋水道右流皆違行而

不相親訟不親也不親所以為訟君子觀象凡所作事必謀其始蓋欲息訟端于作事之始不欲言訟事于失事之後也作事謀始期無訟也楊氏曰止訟在初而聽訟亦在初又曰訟心者祥訟人者殃作事謀始豈特訟為然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六與四應九二間之此初六之所以訟也初六居

險之初柔不當位无當訟之才故不永所事陰柔在下而二以剛乘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上有陽剛之正應辨理之明故終得其吉程氏曰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與四為獲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訟之初六無終訟之凶則有止訟之善甚矣訟之不可興也戴天履地孰非同氣秉彞好徳均有此生與我相角于勝負之場孰若相忘于道義之域與我相持于爭𩰚之

際孰若相與于和順之中初六之不永所事棄細過而偕之大道釋小嫌而不介胷次此息訟之所以吉也昔虞芮一履文王之境善心油然而生遷善悔過萬世誦之雖使小傷而其終之吉固自若也夫子以訟不可長又曰其辨明聖人之不貴訟固如此世衰道微小而一家固有兄弟鬩牆而骨肉之爭積代不醒大而一國固有曲直交責城池之爭歷代相戕甚矣其愚也觀初六之義可以自訟矣楊氏曰初六九

四訟之敵也六才弱而居下才弱者有暫忿而無遂心故雖訟而不求位下者敢于微愬而不敢于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求則易妝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然五君也二臣也其可敵乎不克訟者義不克也知其義之不

可退居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自无過眚三百户邑之至小也若要强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夫上下之分天冠地履之不可易也父有不直子無證父之理兄有不直弟無證兄之理上有不直下無訴上之理子而證父未問所證之事先有證父之曲弟而證兄未問所證之事先有證兄之曲下而訴上未問所訴之事先有訴上之曲啓父之于虢公元咺之于衛侯皆君臣也使虢公之譖啓父衛侯之訟元咺而啓父

无咺知有避難守約之義雖使不伸猶曰免陵君之過也不是之思而有辭其如訟上之罪何上下之分本非較曲直之地逃難逋藏亦惟庶幾上人之宥其罪也聖人為九二謀蓋亦分義之不可踰爾小象以歸逋竄釋不克訟退歸逋避罔敢有辭如是則无自下訟上之患以患至掇釋自下訟上夫微者不得于大者其在微者唯可以自責賤者不得于貴者其在賤者唯可以自咎若九二不能自訟以下訟上義乖

勢曲禍患之至皆其自取夫何咎哉朱氏曰退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户得以无眚不然五來討二禍及邑人矣坤為户三在大夫位為邑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食邑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舉全數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禄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而无求也六三居下之上在三公之位承乘皆剛无健之才以陰居

陽質本陰柔與上九為應而四間之宜有訟也然三柔而明安其素分不失舊物堅固自守雖處危地終獲其吉但知從上之事而不居其成功此三之善也蓋訟以能正為吉六三之不爭莫善于動靜之兩不爭其靜而止也則安其分守其素所履舊焉爰食則食采食之舊而守其正舊焉家食則食家食之舊而守其正不越常而妄動不踰理以苟祿雖不幸處危懼之地固可必其有終之吉其動而行也從上之事

有善則稱君而不敢有其善有勞則稱君而不敢有其勞以功而下人致恭以存位此從上不爭之所以終吉也小象以從上吉釋食舊德者于以見守己之吉與從上之吉二者之兼備也嗟夫爭訟逆德也人惟志不帥氣氣以役志則血氣之分不能不激而爲爭訟之由能持其志毋暴其氣則犯而不校有而若無爭訟何從而生乎石氏曰九二以下訟上不能保其舊邑六三順以從上其食舊德也宜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以陽剛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非從于訟者也四雖剛健无與對敵不克訟也乃克其剛健欲訟之心而與初相應復即就于命革其心平其氣變前之為而安于正理則吉也命正理也復而不變變而不安偽也夫極天下之不

善者訟也極天下之至善亦訟也其訟人之心轉而為訟己之善則吉也同一目也用之視非禮則為惡用之視正禮則為善同一耳也用之聽淫聲則為惡用之聽雅樂則為善同一訟也用之訟人則為惡用之訟己則為善九四之不克訟而自訟者必能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信復以反此天命之正理安以守此天命之正理使忿懥爭競誣罔狡詐之念一毫不萌自訟之善其不在茲乎夫子以不失也

釋之能復之即本然之天理曾未嘗喪也昔者鯀之方命子貢之不受命其初固未能無失也及其終也一則彞倫之斁一則天道之聞蓋鯀之圮族唯知以訟人為心賜之何敢望猶有自訟之功也訟己訟人之得失其判于此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剛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無淵魚之察正而无私則下无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

愧尚何訟之有畫衣冠而民不犯虛囹圄而不式可
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古之聖人知天下之不能无訟
也于是有大司寇之職焉凡諸侯之獄訟則以邦典
定之卿大夫之獄訟則以邦法斷之庶民之獄訟以
邦成弊之又有小司寇之職焉以五刑聽訟而訊其
情以五聲聽訟而求其情以八辟而麗其法以三刺
而斷其中又有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有鄉士
聽獄訟以察其辭有縣士各掌其名教而辨其獄訟

有方士以掌邦家之獄訟有訝士以掌四方之獄訟所以詳于設官分職者亦曰欲聽之得其平爾故聽訟之際有所忿疾有所顧忌皆不得其平此九五之所以元吉而夫子釋之以中正者其得聽訟之大本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九以陽剛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

倘或善訟而勝窮極不已至于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亢爭而得其能保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于人也不足敬也可知矣天下之事以非道而取之者偶然而成必忽然而敗泛然而蒙賞必俄然而蒙罰上九之以訟受服非讒譖忠良而蒙其榮闕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闕

正而此正五也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此之與皆
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
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
武王高帝特因衆心之正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
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
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九二剛中之將得六五
柔中之君應之則信任專興師險道而以順行則師
有名犯險順人以毒寇仇所以吉且无咎朱氏曰凡

藥攻疾謂之毒興師動衆不無傷財害物而民苦于征役施之天下至慘也然與民去害上應天時下協民心毒之其實生之故民從之吉以義動也此卦其變為天火同人卦其象坤為土為衆為民坎為弓輪為血為盜為加憂有用師建國之象其占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散漫而不一者水也師之象也翕受而無遺者地也君子之德也君子有翕受含弘之德平居暇日使民自然有尊君親上之心一旦有事孰不為吾用哉故容之畜之所以用之也或曰蔵至險于大順伏師旅于民衆井田之法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師出无名師行无制皆不以律也雖足以取勝猶凶道也故曰

否減凶言否則雖溅亦凶矣昔者太樸之既散强弱相持大者折絕天柱小者負固山谷上帝震怒下民請命于是黄帝受命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而命將佐命風后制為兵律其備物也天衡重列各四隅前後之衡各二隊風居四維故有圓陣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陣天前後風合六十四是所謂正兵其制用也天地之前衡為虎翼風為蛇蟠而為圍繞之義天地之後衡為風龍雲

為鳥翔而為突擊之義是所謂竒兵此結陣之法也昧乎此則有失律之凶其視聽之節二草二金則為天加一角音則為蛇風而二草三金則專為風焉三草三金為地加一角音則為蛇雲而三草二金則專為雲焉五草四金則為虎加一角音則為蛇蛇而五革四金則專為蛇焉四革三金則為龍加一角音則為蛇鳥而四草五金則專為鳥焉二角而全師東三角而全師南四角而全師西五角而全師北此所以一

軍師之耳其旗法則天陣玄而地陣黃風陣青而雲陣白天之前衡上玄下赤天之後衡上玄下白地之前衡上黃下赤地之後衡上黃下青此所以一軍師之目此金鼓旌旗之法也昧乎此則有失律之凶其在周興則有太公六韜之法在漢則有黃石公三略之法在蜀則有武侯八陣之法若夫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无律之師也其能吉乎爻辭之言師出以律則不言吉而吉在其中言否臧

凶不言失律而失律之義在其中夫子發之以律失律之兩辭則一吉一凶之辨判然明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九二以陽在下為衆陰所歸將帥之象也五居君位乃其正應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然為將之道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道乃吉于義无咎

然臣之有善皆出于吾君之善王三錫命寵任之專故得其兵權而有克勝之吉九二所以得中而吉且无咎何哉想其可守而守可攻而攻動靜而時中也士卒之從命者必賞无吝不恭命者必罰无赦賞罰而時中也首惡必殲也有嘉折首醜類當宥也獲非其醜操縱而時中也是以有吉也決勝奏凱之相望其无咎也辱國喪師之无有然二之所以致此者是必時王倚任之專而然其一命曰好生惡殺實予本心

興師動衆豈予得已蠢爾邦仇敢肆亂畧今予命汝總六師奉行天威以征有罪再命曰濟濟有衆其左不攻于左唯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唯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唯不恭命汝尚欽予威令以整軍旅三命曰義師之舉本以救民非以長亂毋行不義毋殺不辜汝尚廣宣王澤以弔黎民如是則將師有吉者王命之而吉也將兵而无咎者王命之而无咎也論至于此則知南仲雖有伐玁狁之功南仲必曰非臣之力

也王命南仲也召伯雖有于理之功召伯必曰非臣之力也王命召伯也若夫齊威山戎之師晉文城濮之師若足揚矣而君子不許之以義戰者以其无王命而擅興不得為吉且无咎也程氏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是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臣職耳子道亦然孟子曰事親

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豈曰過乎小象釋在師中吉則曰承天寵釋王三錫命則曰懷萬邦在師中吉以成功本于天子寵命也王三錫命以其承君命固能成威之之功而吉且无咎也先儒謂王三錫命褒其成功然褒功之命見于上六九二則合專以寵任言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三居下卦之上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九二為帥師之

主三以陰柔居二之上是輿尸之象輿尸衆主也任將不專而衆以主之則莫相節制豈能成功凶敗宜矣甚矣兵權之不可不一也元戎受命董帥師徒百萬之衆望其旌麾聽其辭指以為進退倘統制不出于一號令不出于一則左牽右制兵卒無統其取凶敗必矣昔者知襄子帥韓魏之甲以攻趙而三家異謀智伯之首竟為趙氏之飲器蘇秦合六國之縱以伐秦而六國異心叩關之師竟為秦人之俘虜樂毅

下齊七十餘城而參以騎刼則燕兵潰祖逖誓清中原而制之戴若思則河南失唐九節度之師不立主帥則雖李郭不免于敗北皆師之以輿尸而凶也以是知才不足以一兵權職不足以專兵權凶也夫子釋之以大无功是誠大无功矣文公曰才弱志剛而用兵必至輿尸而歸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退舍也師之進以强勇也六四以柔居隂而下

無應非能進而克敵者也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舍愈于覆敗遠矣可以无咎若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夫戰陣无勇君子固以為非孝而暴虎馮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師之六四聖人示以退舍者非謂欲人之偷安而不以死勤王事也以勢而言則政刑脩國本强器械備兵律練然後可以摧强敵者若猶未也不若退舍之可以无過以義而言必奉天討必弔黎民必禁暴亂然後可

以敵王愾若猶未也邀功生事適以取辱不若退舍之可以无過趙盾之伐邾師衆八百勢非不可制辭既順則返旆亟退趙營平之討先零聲罪討叛義非不可而堅壁以守罷騎留屯諸葛亮之渭上雜耕羊叔子之兵不掩襲禹之班師振旅文王之退脩文德皆左次之義也若夫春秋紀兵其書次也有嘉其次者有譏其次者嘉之者謂其有整兵進戰之意譏之者謂其有緩師畏敵之意書公次于滑貶魯莊公之

不能救紀也紀侯有婚姻之好齊襄爲不同天之仇義師亟舉則恤難復仇禮也此時而次仇讎益肆是則咎之大者也書齊師次于聶北貶齊威之不能救邢也狄有猾夏之僭邢爲諸侯之親義師一興則恤内禦外禮也此時而次外夷益熾是則咎之大者也後世視左次无咎之義其可不察義理事勢之所在乎小象以未失常釋之正謂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師之常也陸氏曰左次亦不欲殺楊氏曰髙帝不至白

登太宗不渡鴨緑悔于何有龜山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居右則師以右為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本失常也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故亦未為失常也又曰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次退舍而宿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五君位興師之主故言出師任將之道蠻夷寇賊

為生民之害便如良田有禽以害民苗禽害稼宜田獵以取之寇害民宜奉辭以討之執言奉辭也明其罪以討之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以是興師何咎之有六五柔于用人聖人又為之戒曰授將之道當以長子帥師指二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謂雖正亦凶也人君用師辭義不可以不正而大義當本于一心將權不可以不重而大權當運于一己亡秦之際豪傑蠭起勝廣起兵而問扶蘇之死是仗義也項籍

起兵而立楚後以從民望亦仗義也田儋起兵先歸反秦之曲于諸侯以建邦之冑諭豪傑吏民亦仗義也然皆隨起隨仆人望不孚不能止亂何也蓋帝衷常性之説發于成湯則足信兆民發于姦雄則適以資笑其心與義二假義而行誰其信之此大義之不可不本于一心也周轍之東諸侯強大莒人之入向無駭之入極无王命而擅興師之權衛師入郕魯師伐邾无王命而擅專征之權卒之王室日卑征伐自諸

侯出前乎平王不能誅其擅興之罪後乎桓王又無以制其擅興之僭春秋之世王綱不振太阿倒持豈正道邪此大權不可不總于一己也辭義正而出于方寸將權重而操于君上乃六五之吉也小象以中行釋長子謂九二之剛以中道而行也以使不當釋弟子者謂二與四之柔不當使之恐致凶敗曰使之一字則其責在君上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當功成治定之時大君行賞報功功之大者則開國之命用之為諸侯而為屏為翰功之次者則有承家之命用之為卿大夫而為羽為翼然此二時也世變方濟社稷方定豈可用小人以再召變故小人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漢高祖滅楚之後列侯定次固能報矣乃以陳豨為相國故有趙代之變晉武平吳之後封

侯增邑固能報矣乃使駿挑竊國柄故有不終之玷此小人之患是可以兵革既定而不知戒乎昔者周武王勝殷之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同姓自魯而下凡幾國異姓自齊而下凡幾國報功之餘天下亦定然當時箕子之陳範則曰正人既富方穀名公之陳戒則曰所寶惟賢惟恐武王之禄非正人也朱氏曰行師之際貪愚皆在所使未必皆君子及其成功行賞君子使之開國承家小人賞之以金帛可也但不

可使之有人民社稷光武中興滅宫馬武之徒奉朝請而已得此道也然寇鄧諸賢无尺寸之土亦過矣

程氏曰小人易致驕盈況挾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

周易衍義卷二